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回眸: 实践与探索

李荫华

提要: 本文阐述了作者作为一名资深教材编者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看法和主张。文章阐明了教材编写的主要指导原则,谈及教材编写流程中的各个阶段,并详述教材编写中应重点关注的编写人员素质、选材、词汇复现率、练习等方面。文章还述及作者对教材编写的个人感悟和对今后教材编写工作的期盼,强调教材应编出特色、坚持正确判断和突显英语语块、搭配及用法的作用,期待我国早日创建适合国情的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体系、编出更有特色的精品教材、实现编写队伍专业化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教材评估平台。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 编写原则; 编写人员素质; 语块; 搭配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thoughts and views of the author as a senior textbook writer on college English coursebook compilation. It first deals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extbook writing and their theoretical bases, then elaborates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compiling step by step, and further brings up four salient points of concern to editors, i. e. appropriate editor qualifications, material selection, word repetition rates and exercise compil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coursebook compilation.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diting creatively and sticking t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ccentuates the roles of lexical chunks, collocations and usage, and proposes that the FLT theory and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be developed soon, still better quality coursebooks be compiled, textbook writers go professionalized, and credible textbook evaluation platforms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coursebook compilatio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editing; editor qualifications; lexical chunks; collocations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21) 06-0031-08

1. 引言

教材既是教学的重要工具,又是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重要载体,与人才培养紧密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从事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工作以来,迄今已达40余年。笔者初始参加《英语》(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非英语专业用)编写,继而于80年代中期起担任“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大英”)《精读》两主编之一,进而在世纪之交负责编写“全新版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全新版”),近几年又主持编写“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进阶”)和“全新版大学高阶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高阶”),先后共参与了5套大型英语教材的编写建设。本文主要结合笔者的英语教材编写实践和探索,谈谈对教材编写工作的些许认识和心得体会,以就正于读者。

2. 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及其理据

外语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其一,外语教材编写肩负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这是编者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是教材编写的根本出发点。因此,教材编者要贯彻和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人才培养要求,熟悉和遵循教材所属学科的教学大纲。对大学英语教材编者而言,就是要遵循和落实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教学大纲、课程要求或教学指南。

其二,外语教材基于和语言学理论息息相关的外语教学法编写。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

写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基本上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主要采用语法翻译法或听说法,强调机械的句型操练;80 年代后期转向交际教学法,开始重视语言交际能力培养,其影响延续至今。近些年来,任务型教学法、输出驱动型教学法等日渐流行,也在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中得到更多应用。教材编者应主动学习、掌握相关教学法,择优用于教材编写实践。

结合多年教材编写经历,笔者认为基于折中主义(eclecticism)教学理念的折中法较为适用于我国外语教材编写。笔者主持编写的数套系列教材的主干教程始终依循该教学法,并在教程中开宗明义对此进行了阐述,比如“高阶”《综合教程》的“前言”写道“本教材采用糅合中外多种教学法之长的折中主义教学法,即充分吸取我国在外语教学中长期积累起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学习、借鉴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并根据我国的教学需要和具体情况加以消化、糅合、改造、吸收,自行规划、设计,自行选材、编写。”教材编写之所以采用折中法,是因为已有外语教学法都是针对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而研发,往往是某种观念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境任何人的最好教学法,各种教学法都有其优点或局限性(Prabhu 1990; Larsen-Freeman 2011)。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纵然各种教材在教学法的运用上各有侧重,但单纯采用某种教学法编写的教材鲜见。换言之,多数教材编写基本上也是采用多种教学法混合的模式,亦即 Larsen-Freeman(2011)所说的折中法(eclectic approach)。

3. 教材编写的流程

外语教材特别是大型系列外语教材编写是个多维立体的系统工程,牵涉不同层面的复杂因素,因此需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教材编写流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编写前筹备阶段、编写阶段和出版后阶段。

3.1 编写前筹备阶段

编写前筹备阶段决定整个教材的走向,为教材制定整体框架,奠定编写的坚实基础。以主编为首的编写团队应该也必须对以下问题给出清晰回答:

(1) 为何编? 为谁编? (2) 采用什么教学法? 怎么编? (3) 如何编出自己的特色? (4) 编写如何创新? (5) 如何保证编写质量?

编写前的需求调查(needs assessment survey)十分重要,通常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前者覆盖面广,数据较为客观、全面,后者则有助于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两者结合能够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教材依据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必须体现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学方法与手段、评估方式等。因此,编写前制定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编写大纲是重要一环。编写大纲要阐明编写原则或方针,包括采用的教学法(如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折中法)、教学模式(如课堂教学+网络平台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线上开放式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移动学习平台),以及在教材中如何设计练习和教学活动以达到课程教学要求规定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的具体指标。

3.2 编写阶段

编写阶段是决定教材质量的关键时期。编写是个细致活儿,丝毫马虎不得。如今大型教材编写通常由编写团队集体完成,这就更要求编写人员之间能够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绝不能自说自话。编写实践经验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建立严格的编审制度和责任制度,另一方面必须制定详细、可行的编写细则。编写细则是编写大纲的具体化,将大纲

规定的编写宗旨、原则、方法等落实并贯穿于编写的整个过程。它涉及编写的各个方面,宏观的譬如每册的总体布局、各单元构成、编写基本步骤等,微观的如生词的起点、生词的音标标注以英音还是以美音为主等。编写过程中,主编应定期召开编写人员碰头会汇报进度,交流心得,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可将微信群、QQ 群等作为补充沟通方式开展头脑风暴和及时讨论。

我们在编写“全新版”和“进阶”时,为了强化编者责任,规定应将每一稿(包括初稿)看成定稿,不留尾巴,不把问题推到下一轮。同时,我们建立了初稿四审制度,一遍遍反复修改,审读中将成段文字推倒重写亦常有之,有时最后一次审读发现内容不妥而撤换全文的事也发生过。编写者与审稿者之间相互切磋蔚然成风,利于高质高效编写教材。

外语教材的宗旨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实践掌握和运用目标语。编写外语教材特别是大型精品教材,最好能请外国专家参与编写或审稿。以我为主,外国专家参与,是保障外语教材编写质量的一种有效方法。以我为主是指教材编写宗旨、方针、原则均由我国专家根据我国国情和教学实际现状确定,不受他人牵制。外国专家参与则有助于提高教材质量,更好地满足教学需求。

3.3 出版后阶段

对于教材编者而言,教材的出版之日就是开始接受考验之时。没有十全十美的教材,编者在教材出版后应主动听取教师和学生反馈,虚心征求意见和建议,如有讹错尽可能重印时及时修改,并为日后教材修订奠定基础。“大英”教材问世后,我们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每年召开全国性大型教材研讨会,和教材研究者、教师共同探讨教材使用问题,听取教材使用者的心得体会和反馈意见。我们还常常到各高校征求教材使用意见,也通过书信、电话、微信等和许多教师建立了联系,有的通信关系甚至连绵十多年。教师来自一线教学实践的意见和建议对“大英”教材两度成功修订做出了重要贡献。编读之间建立联系乃至友谊,非常难得,非常宝贵。

4. 教材编写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4.1 关于编写人员的组成

我国大型外语教材编写项目立项时,无不对编者人选万分重视。教材成功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编者的水平和素养,编写人员的遴选应十分审慎,他们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 (1) 师德高尚,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
- (2) 责任心强,具有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
- (3) 具有良好的学养: ①具有深厚的英/汉语功力; ②精通英语语言知识,尤其是英语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词语惯用法、词汇搭配、修辞学等; ③熟悉了解应用语言学,特别是当代语言教学法和语料库语言学; ④掌握跨文化交际法及其理论; ⑤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强的鉴赏力、评判力。
- (4)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特别是关于教材使用对象的教学经验。
- (5) 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团队精神。

教材主编的选择对于教材编写尤为重要。主编不仅应业务精湛、声望卓著,还应具有规划能力和领导、组织能力,真正能挑起整个编写项目的重担。20 世纪 60 年代的高校英语专业教材就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北京大学俞大綱和复旦大学徐燕谋等知名教授组织编写而成,选材精当、内容严谨,一举成为惠及几代学生的传世之作。“大英”系列的董亚芬总主编、《新编英语教程》的李观仪主编也都是教材编写很好的榜样。教材主编好比导演,是教材编写项目的核心和灵魂,带领优秀的编写队伍编出真正的精品教材。

4.2 关于选材

外语教材编写成功与否,除与编写人员水平直接相关外,选材同样十分重要。可以说,选材好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教材的优劣。

教材选材的前提是须有足够的备选文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外语教材编写的“器”首要的就是所需的资料,即各种体裁、文体和题材的文章,越多越好。选材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题材、体裁、语体、篇幅、难易度、语言点等。我们在编“大英”《精读》时,曾为了选一篇课文参阅了百篇以上文章。据笔者所知,国外知名的教材出版社除了有专设部门和专职编辑人员外,通常都有相当规模的资料积累,建有自己的资料库,而国内外语教材编写鲜见从已建资料库中取材。

目前国内外语教材的选文多数为临时收集,且多半从网上搜寻得来。网络来源的文章不乏佳作(如某些资深专栏作家的文章),也能提供当下时代的鲜活话题,但语言教材特别是传授书面语的教材,主旨仍是传授学生以地道的规范语言,为学生提供最佳的语言文本,即范文。当然,文以载道,范文究其内涵一定是落实立德树人、弘扬正能量的美文。

就通用英语教材的选材而言,笔者认为还是应从出版物中遴选为好,从英美知名作者的优秀作品中选取。无论“大英”《精读》还是“全新版”《综合教程》,大体都是按这一思路精选课文。以“全新版”《综合教程》(第二版)为例,全册 96 篇文章中 85% 选自书籍报刊,近半数(45 篇)出自英美知名作家之手,比如不同时代的 Mark Twain, O. Henry, Virginia Woolf, Somerset Maugham, E. B. White, Russell Baker, Stephen Hawking 等。这样选材不仅能确保语言质量,还能兼顾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所言“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然而,国内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材对相关国家的优秀文化关注不够,应在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为了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许多外语教材增加了体现中国元素的文章,这既符合当前我国国情需要,也是外语教学与习得的有益尝试。这类文章从输入(input)角度来看,难度稍低,但利于产出(output)效率提高。学生对国内题材相对熟悉,乐于将课文中的语言表达用于讨论或写作,也能促进自身汉英翻译水平提高。当然,从确保语言地道性角度来看,这类文章的选取还是应尽可能考虑英美本族语者撰写的内容和文字俱佳的作品。国内出版物的选用也应该经过精心挑选并请英语专家润色,确保语言质量。外语教材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习、熟练掌握并运用目标语言,深入了解目标语言国家的人文、历史和社会风貌,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外语教材选用中国元素的文章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但在选用的比例上要做到科学合理。

4.3 关于词汇复现率

词汇是外语学习的重要内容,是使用外语开展交流的重要构件。语言词汇习得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词汇学习是个重复、渐进的过程,词汇通常需要通过不同场景中的多次接触和使用才能被最终掌握(Nation 2001)。一般情况下,我国多数学生的英语语汇输入来源主要是教材,尤其是主干教材,这就要求教材必须肩负起语言复现的任务。因此,词汇复现率是外语教材编写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是衡量教材质量优劣的标杆之一。遗憾的是,国内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对词汇复现率似乎关注甚微。诚然,由于课文文本所限,词语复现较难做到,但这并

不意味编者可以不作为。从编写“全新版”开始,我们就力所能及地尝试实现词汇复现,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在编写中对词汇复现专门设计了一套具体做法,强调练习编写必须有意识地重复使用前面课文中出现过的词语(主要是重点词和短语),规定从第一册第二单元起,练习应使用前面单元的若干重点词和短语。从第二册起,每一单元练习应使用前一册相关单元的若干重点词和短语,余下各册以此类推。复现词汇在初稿编写时统一用特定颜色的字体标注,以便审阅时复查。

另外,我们规定词汇操练应围绕挑选的重点词语展开,从而也提升了词汇复现率。陈静(2015)基于语料库的教材词汇复现率研究表明,“全新版”《综合教程》(第二版)课程教学要求的3273个词中有2657个词实现了占总体81%词汇的复现。这充分表明,教材编者对增加词汇复现率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4.4 关于练习

外语教材编写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是练习编写,因为练习好坏是决定教材编写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教材编写宗旨、原则和采用的教学法相当程度上通过这一部分体现。为使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更上一层楼,教师应有意识地逐步引导学生将目光投向应该学什么(what to learn)和如何学(how to learn),使其最终获得自主学习能力和不断自我提高英语实际应用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限于学时的大学英语教学如果仅仅就事论事针对课文中有限的词语做些孤立的练习,是远远不够的。教材编者在练习设计上不能因循守旧,必须有所突破。我们的练习编写就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具体请详见下文。

5. 教材编写感悟

5.1 编出特色,力求有所创新

“全新版”《综合教程》练习中,有两个版块颇具特色:一个是“Language Sense Enhancement”(语感培养)版块,另一个是“Collocation/Usage/Phrasal Verbs, etc.”(词汇搭配/惯用法/短语动词等)版块。“Language Sense Enhancement”版块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朗读/背诵、诗歌、格言集锦,有时还加上幽默小品一项。教材中收录些许诗歌、格言等并不少见,但围绕题材将它们系统汇集起来,作为增进语感的练习且放在练习部分的首要位置,却是我们的首创。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认为语感培养在外语学习中十分重要。语感是指学习者对语言形态和功能的感知能力和敏感度(Carter 2003)。语感能使学生在面对语言做出恰当判断,得体运用语言。外语课程中,语感会增进学生对所学语言的构成及其相关文化的感知和了解(Farahian & Rezaee 2015)。学习经验证明,朗诵英语范文中优美的段落和脍炙人口的英诗、背诵格言或参加英语剧本演出,十分有益于英语语感增强,并能激发英语学习兴趣。这些正是促使我们坚持设置这一栏目的根本出发点。

“Collocation/Usage/Phrasal Verbs, etc.”版块不仅涵盖 collocation, usage, phrasal verbs, 还涉及 synonyms, antonyms, confusable words, words with multiple meanings 等。据笔者所知,国内其它大学英语教材中尚无集中关注词汇搭配、惯用法等的练习,我们算是开了先河。当初我们这样做或这样倡导并非想当然,而是有教学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依据。从教学实践来看,多年来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惑:如何使学生在中学学习的基础上更快提高英语水平?我们会不时听到有些学生抱怨大学英语学来学去没有什么长进,其实这些学生多半遇到了“学习高原期”(the intermediate plateau)问题。我们的学生通过中学阶段学习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和听说读写译能力,但词汇量很小(平均3000左右),熟练掌握的词汇更少,尤

为突出的问题是不甚明了特定上下文中如何正确搭配使用词汇。换言之,英语词汇搭配能力(collocational competence) 不强(Hill 2000) 已成为妨碍我国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从理论来看,西方应用语言学界近些年来对词汇在教学中的作用日益重视,特别是英国学者 Lewis(1993,1997) 倡导的语块教学理论和词语教学法(lexical approach) 得到更多认同。Lewis(1993,2000) 认为语言由形成连贯文本的语块组合而成,主张英语教学应该改革,将教学重点放到语块上。Krishnamurthy(2003) 指出,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语法转向词语,从词语转向语块……因为语言意义并非来自单个的词,而是产生于由词组成的语块。Hill(2000) 认为,对于已经通过初级阶段的英语学习者而言,英语水平能否进一步提高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词汇输入,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汇搭配输入。“Collocation/Usage/Phrasal Verbs, etc.”版块的练习内容正是属于语块的主要范围。

在教材编写探索中,我们有意地引导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到词汇搭配和习惯用法上,促使学生掌握相关基本知识并结合实际英语应用深入了解什么是地道的英语,知晓如何有效学习、掌握地道的英语。我们的教学步骤是,对课文中的某些语言知识结合学生已学过或已见过等情况进行归纳整理,提供词汇搭配或习惯用法知识,并设计一定练习供学生操练,帮助学生提高对英语语块、习惯用法的感知度,同时学会总结规律性的语言现象,提高英语自主学习能力。

5.2 坚持正确判断,不随大流、不跟风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事业成绩斐然,大学英语教材建设也快速发展。当然,这些成就是在不断摸索、不断争论中取得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学英语应教通用英语(GE) 还是教专门用途英语(ESP) 之争已经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年实践加上现今大数据支撑,这一争论的答案日渐明朗。《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 明确提出,通用英语课程是大学英语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各高校应根据学校人才培养规格和学生需要开设体现学校特色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也可在通用英语课程中融入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的内容。笔者认为大学英语的定位实事求是,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许多争论也围绕教材编写展开。譬如,我们选材主张使用古今中外经典范文,有人反对;我们重视扎实的语言基础训练,有人认为这是将我国外语教学引向歧途。然而,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在编写时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以朗读、背诵为例,“大英”到“全新版”始终使用“Reading Aloud and Memorizing”练习,“大英”最初的两个版本甚至将朗读段落中每句的升降调都用箭头清晰标注。这是因为英语是语调语言,汉语是声调语言,两者迥然不同。英语语调是中国学生最难掌握的英语语言现象之一,学生常常只是学会了单词发音,而不熟悉如何使用语调。英语语调不仅体现在单个句子上,而且贯穿说话人的所有话语。学生只有学会正确使用英语语调,才算真正具备了英语交际能力。此外,熟悉英语的语调、节奏和韵律,逐步培养英语的优美韵律感,有助于逐渐提升学生的英语语感,对于学好英语大有裨益。至于背诵,国外不少人认为这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应坚决反对。试问: 在英语非母语环境中,有多少人不用强行记住一些生词短语、语块乃至语段就能学好英语? 朗读、背诵是我国学习语言的优良传统,我们始终通过教材编写使其得到传承发扬。

6. 教材编写期盼

6.1 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体系

近些年我国英语教学研究进步明显,但似乎更多注重介绍或引进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而系

统性、创新性探讨我们自身教学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方面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步伐。无论是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还是外语教学实践研究,似乎都与应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脱节了。譬如,语料库语言学理论和成果在辞书编纂、翻译研究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除了词语练习编写或文本分析研究对其有所利用外,充分运用语料库的外语教学研究仍不多见。又如,基于我国外语教学实际,运用词语教学法和语块理论的相关研究还有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将语料库语言学、语块理论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三者联系起来开展研究,定会有不少收益。加强外语教学理论和相关实践研究,创建我国外语教学体系将有助于外语教材编写在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良性发展,给我国外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6.2 编写真正有创新、有特色的大学英语精品教材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同质化现象严重,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就在于缺少对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教材编写没有教学理论指导就无法有重大进步。一段时间以来,外语界个别入之所以能大言不惭地到处贩卖所谓的大学英语课程定位错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失败、大学英语课程只是工具课等毫无底线的学术谬论,居然还有一定市场,根源也是很多人缺少教学理论的武装而轻易上当受骗,那些谬论则是经不起实践和真正学术检验的。

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上,我们可以步伐大一些,开展新的尝试,力争有所突破。比如,将教材的重点移至“how to learn”,特别是帮助学生提高自主识别、学习和运用词汇语块的能力。再比如,教材编写充分开发运用语料库的各种可能,也可尝试直接用语料库编写英语教材(胡开宝,李翼 2016)。

6.3 推动编写队伍专业化或半专业化

据笔者所知,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队伍多数是临时“搭台唱戏”。当然,主要教材出版社有一些相对较为固定的编者,但编者也是以兼职为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董亚芬先生曾常告诫我们要“one thing at a time”,而今人人都是多面手,似乎较少有人能专注于教材编写一件事。再者,教材编者的目的各异,有的是临时应景而并非对教材编写真正感兴趣。这样的编写队伍现状对教材编写与发展而言较为不利。

教材编写出版事业应该设法从体制上、队伍建设上做些根本改变,逐步实现编写队伍的专业化或半专业化。比如,探索编写团队的组建模式,通过英语教材工作室等形式实现编者的专业化发展和教材的专业化编写。我们应让真正有志于教材编写的人士脱颖而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6.4 构建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教材评估平台

我国外语教材良莠不齐,有些教材编写得非常粗糙,“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是我国教材编写出版事业发展的极大掣肘。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教材评估平台建设应尽快提上日程,推动教材编写各环节的专业评估标准制定和教材评估实施,指导和保障我国外语教材健康、有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Carter R. Language awareness [J]. *ELT Journal*, 2003, 57(1): 64-65.
- [2] Farahian M & Rezaee M. Language awareness in EFL context: An over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5, 2(2): 19-21.

(下转第 89 页)

- [27] Rouhani A. An investigation in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and empathy through a cognitive-affective course in an EFL context [J]. *Linguistic Online*, 2008, 34(2) : 41-57.
- [28] Sadeghi F, Sadighi F & Bagheri M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ian EFL learners' language mindset with goal orientation and responses to failure [J]. *Cogent Education*, 2020, 7(1) : 1-21.
- [29] Salovey P & Mayer J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1990, 9(3) : 185-211.
- [30] Schermelleh-Engel K, Moosbrugger H & Müller H. Evaluating the fi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Tests of significance and descriptive goodness-of-fit measures [J]. *Method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03, 8(2) : 23-74.
- [31] Wang H, Peng A & Patterson M M. The roles of class social climate, language mindset, and emotions in predict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foreign language [J]. *System*, 2021, 99: 1-12.
- [32] Yashima T.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Japanese EFL context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2, 86(1) : 54-66.
- [33] Yashima T, Zenk-Nishide L & Shimizu K. 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and affect o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2004, 54(1) : 119-152.
- [34] 李成陈. 情绪智力与英语学业成绩的关系探究——愉悦、焦虑及倦怠的多重中介作用 [J]. *外语界*, 2020, (1) : 69-78.

作者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上接第 37 页)

- [3] Hill J. Revising priorities: From grammatical failure to collocational success [A]. In Lewis M (ed) . *Teaching Colloc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Lexical Approach* [C].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2000. 47-69.
- [4] Krishnamurthy R. Language as chunks, not words [A]. In Swanson M M & Hill K (eds) . *JALT 2002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aves of the Future* [C]. Shizuoka: JALT Publications, 2003. 288-294.
- [5] Larsen-Freeman D & Anderson M. *Techniques &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3rd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Lewis M. *The Lexical Approach: The State of ELT and the Way Forward* [M].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3.
- [7] Lewis M. *Implementing the Lexical Approach: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M].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7.
- [8] Lewis M. *Teaching Colloc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Lexical Approach* [C].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2000.
- [9] Nation I S P.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Prabhu N S. There is no best method — Why? [J]. *TESOL Quarterly*, 1990, 24(2) : 161-176.
- [11] 陈静.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英语教材词汇复现研究——以《大学英语(全新版) 综合教程》为例 [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 (8) : 114-115.
- [12] 胡开宝,李翼. 当代英语教材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 (3) : 34-39.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